

馬格里奧庫勒抵肇慶赴會始末

何凱文*

作為唯一一位參加“第一屆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研討會”（廣東肇慶，2006年12月8至11日）的外籍人士，來自利瑪竇祖國意大利的法蘭西斯科·馬格里奧庫勒（Francesco Maglioccola，以下簡稱馬先生）先生格外引人注目。馬先生是意大利那不勒斯 Parthenope 大學的教授，一位專業建築師。作為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馬先生希望重建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利瑪竇等人在華的住所和教堂。目前他對有關住所和教堂模型的研究和設計已經取得了諸多成果。

2006年10月30日，“第一屆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研討會”的主辦單位（肇慶學院和肇慶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向國內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正式發出了會議邀請函，並且在國際互聯網上發佈舉辦會議的資訊。主辦單位當時並沒有邀請馬先生或其他外籍人士。那麼馬先生是如何得知這方面資訊的呢？據馬先生後來透露，是意大利政府駐廣州領事館告訴他這個消息的。同時，還有一位與他相識近一年、在肇慶加美學校教授英語的美國籍教師 John Wotherspoon 先生也及時告訴了他這個消息。

2006年11月12日，首屆會議的組委會收到 John Wotherspoon 先生的一個電子郵件，其主要內容是：意大利的馬先生非常想來參加這個學術會議，而且他赴會的費用由他所在的大學資助，希望會議組委會能用電子郵件給他發一個正式的邀請函。得悉這個消息，組委會非常重視，隨即安排肇慶學院科研處工作人員何凱文專門負責對馬先生的聯絡接待工作以及承擔馬先生來華之後的陪同和翻譯工作。

*何凱文，肇慶學院科研處譯員。

組委會及時將一份正式的邀請函通過電子郵件發給了遠在意大利的馬先生。然後，通過幾次電郵往來，雙方商定了馬先生來華的日程及與會的諸事安排。

下面我按照事情發生的時序談談馬先生在華期間留給我的若干印象。

白雲機場迎接馬先生

由於羅馬直飛廣州的機票價格過高，馬先生選擇了一條曲折卻較省錢的路線：先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在那裡轉乘中國南方航空公司的班機（KL3811次）飛抵廣州白雲機場。該航班在北京時間2006年12月7日16:05到達廣州白雲機場。

本次會議組委會派我和一名經驗豐富的司機開車到一百多公里外的白雲機場迎接馬先生。

馬先生的航班準點降落，我卻在國際航班的出口處等了一個多小時，即17:30左右馬先生才從出口現身。由於我們在前些天已經將各自的單人照片發送給了對方，所以剛見面即有一見如故的感覺。馬先生一看就是個溫文爾雅的人，接下來的幾天也驗證了我的這個判斷。見面伊始，他就以遲到一事向我道歉，然後微笑着向我解釋了出關遲緩的原因。儘管其中多少有些無奈，但馬先生卻沒有表露絲毫的不愉快。

中國古代的蘇格拉底

馬先生到達肇慶的第二天早上，我陪同馬先生在松濤賓館吃“早茶”。馬先生吃得很少，倒是茶室門外的精緻小景池魚假山吸引了他的視線，看來中

國建築師的作品比中國廚師的作品更能令他感興趣。他在池欄旁邊駐足良久，忽然指着假山上的一個小雕像問我：“那是甚麼人？”我告訴他，那是佛教中人布袋和尚，順便把布袋和尚的“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之雲遊四方的故事也講給他聽了。我看他似懂非懂，想起了古希臘智者蘇格拉底躺在廣場地上曬着太陽曬蟲子的故事，就換了一種說法告訴他：“那是一個不太關心自己外在形象的蘇格拉底。”馬先生笑了笑，這下他似乎有點明白了。但願極樂世界的布袋和尚與天國的蘇格拉底能原諒有個中國後生並不那麼恰當的臧否比附。

馬先生的學術報告

在來華前，馬先生打算將其研究工作做一個口頭介紹，並用 PPT (powerpoint) 展示他的研究成果，他的成果主要是一些攝影圖片和圖表。按照組委會的要求，馬先生需要留下一些用英文寫作的文字資料，以備會議結束後出版論文集之用。他因此在來華前幾天，又急就了一篇文章〈利瑪竇和中國情懷〉。該文匆忙寫成，文法失誤可見，但作為非英語國家的意大利人也在所難免了。

根據會議安排，馬先生將在 12 月 9 日上午有二十分鐘的公開報告時間。在 8 日晚上，為了瞭解這篇文章的大意，我特地請求馬先生給我用簡單的英語通篇一句接一句的解釋一遍，讓我瞭解每句話的大意和通篇的主旨。

到了第二天上午，由於報告人多，分配到每個報告人的時間由原來預計的二十分鐘縮短為十五分鐘。馬先生欣然同意我的建議：重點介紹 PPT 中的內容，不再宣讀這篇急就之作。馬先生的 PPT 內容豐富，首先介紹了他收集資料的歷程和研究的進展，還包含了馬先生對利瑪竇在肇慶建造的房子內外結構的假設模型和內部物品的擺放。馬先生掌握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這是國內相關領域的學者所難以搜集到的。短短的介紹引起了與會人員的強烈興趣。在會後，有些學者主動找到馬先生進行交流，約定通訊方式，希望建立長期的交流關係。

閱江樓老外揮毫

12 月 9 日下午，全體與會人員一起到肇慶市區參觀了僊花寺遺址（即利瑪竇舊居遺址），隨後又參觀了閱江樓的端硯展覽和麗譙樓利瑪竇陳列展。

詳細考察僊花寺遺址是馬先生此次來肇慶的主要目的之一。由於當天參觀僊花寺遺址和遺址旁邊的崇禧塔的時間總共祇安排了十五分鐘。馬先生祇有抓緊時間觀光拍照，而沒來得及進行更全面的考察就在導遊的催促聲中上車前往閱江樓。

閱江樓是肇慶市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見證，其中端硯展覽集中將肇慶豐富的歷史文化與大自然的物華天寶融為一體呈現出來。歷朝歷代優秀的端硯作品及其它工藝品倚兩牆而列，中間空出一長廊，從一樓透迤到二樓，極盡通幽之能事。遊客徜徉其間，自當生發慎終追遠之情懷。

馬先生走在我身旁，幾度嘴巴裡小聲地嘟囔“no good”。難道是他對端硯不感興趣？當我追問他的時候，他湊到我耳邊輕聲說：“no photos.”原來好些觀光客不顧隨處可見的“禁止拍照”“no photos”的提示牌，端起相機拍照；更令人矚目的是，有一間具體而微的端硯製作小作坊，僅供遠觀，禁止褻玩。有好事者闖入其中，左握鑿，右舉錘，為“秀”幾張照片而惺惺作態。這些被馬先生看在眼裡，大不以為然。我趕忙找到展覽館工作人員反映此一情況。

展覽館並不是沒有供遊客動手把玩的機會。在展覽長廊的出口，一張大八仙桌上平鋪宣紙，筆墨齊全，隨時恭候遊客留下墨寶。當我和馬先生走近的時候，一位老先生正在揮毫走筆，旁觀者嘖嘖贊歎。馬先生看到這個場景，解下背包給我，說要試一試。我懷疑地看着他問：“你能用毛筆寫字嗎？”他一臉興奮加自豪曰：“of course, I can.”

展覽館的工作人員為他鋪開一張宣紙。大家都好奇地等着這個老外表演中國功夫。祇見馬先生走到八仙桌旁，不慌不忙地收拾一下拿起毛筆，使出抓鋼筆的手勢，氣定神閑地寫下了“意

大利那不勒斯馬格利奧庫勒”一行漢字。還行，筆劃清晰，可供辨認。他剛放下毛筆，旁邊的觀眾都笑了，馬先生也笑了。

牽線建立意中兄弟院校關係

肇慶學院領導對馬先生的到來很感興趣，希望借這個機會加強中意在利瑪竇研究方面的合作，還希望建立與馬先生所在大學的合作關係。會議期間，肇慶學院和飛校長專門會見了馬先生，詢問了與馬先生所在的那不勒斯 Parthenope 大學建立合作關係的可能性。馬先生非常熱心，給予了積極肯定的答覆。隨後，和飛校長將一份正式邀請函交給馬先生，請他轉交給他的校長，邀請他的校長在適當的時候訪問肇慶學院。（順便提一下，2007年4月中旬，馬先生的牽線工作取得了成效。馬先生陪同 Parthenope 大學校長和馬先生所在的系主任一行三人來到肇慶學院，雙方簽署了在相關領域合作的協議。）

撫今追昔，利瑪竇倘在天國有知，亦當深感欣慰吧。至此，筆者不禁想起一位中國北方來的老先生在一次會餐過程中，緊緊拉着馬先生的手，深有感觸地的對他說：“在中國古代，兩個最重要的西方人都是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和利瑪竇。他們將中國文化介紹給了歐洲，又將歐洲文化傳遞到了中國。中國人民感謝意大利人民。”馬先生一邊聽一邊不住點頭。

專訪僊花寺遺址

在肇慶的五天時間裡，除了開會之外，馬先生遊覽了名勝七星巖和鼎湖山，John Wotherspoon 先生還邀請他到肇慶加美學校訪問以及陪他探訪了一家孤兒院。而最讓他牽掛的是實地深入考察僊花寺遺址。肇慶市社科聯王中生主席和肇慶學院科研處王忠處長等會務組領導非常關心這個事情，特派社科聯周主任專車送馬先生到僊花寺遺址進行考察。

12月11日早上8:30，馬先生、周主任和我一行三人來到遺址。崇禧塔巍然聳立在西江邊上，僊花

寺遺址位於塔西一擲之遙處（據《利瑪竇中國割記》記載，當年曾有本地人因對西洋人傳教的不理解，站在塔上扔石頭砸利瑪竇他們的房頂）。馬先生在遺址和塔的周邊地區進行測量，用數碼相機拍照。臨近塔的東面，一個院子裡的建築正在被拆除，一些老房子拆得只剩下四壁和椽樑。馬先生走進工地，我陪着他勘察地基、拍攝，然後又進入一棟兩層結構的舊房子，裡面陳舊的木質樓梯和樓板發出的朽木氣味充滿了整個屋宇，我們順着有點搖晃的樓梯爬上二樓，每探一步都如履薄冰。馬先生和我用他隨身攜帶的卷尺量了房子、牆壁和窗戶等，記錄了一些數據。

忙乎了大半個小時之後，我們又小心移步退出這間危房。馬先生告訴我，根據他過去的研究和現在的考察，他認為利瑪竇故居不是在當前立碑處，而是位於正在拆除的房子處。這可是一個具有顛覆性的觀點。他要我將這個發現轉告文物主管部門。在馬先生離開肇慶後的第二天，我致電肇慶市博物館，蕭館長堅決地否定了這個觀點。

整個實地考察大約進行了一個半小時後我們才離開。

馬先生積極適應筷子文化

在馬先生離開肇慶的那天（12月12日），我陪他在松濤賓館用早餐。在我看來，不知是甚麼原因，他每餐食量都不大。我想讓他吃西餐，他連忙止住我。他告訴我，他每到一地都要求自己享用當地的食品，適應當地的飲食習慣。這些年他來過中國幾次，都是吃中餐。——怪不得他使用筷子時顯得很老到。“到一個地方，就要適應當地的飲食習慣，這非常重要！”他很認真地對我說。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令人想起當年利瑪竇積極適應中國文化和社會實際的隨和作風。

用完早餐，我送馬先生到肇慶市汽車站，他將坐大巴士前往廣州。臨別前，我握着馬先生的手說：“Matteo Ricci will bless you！（利瑪竇會保佑您！）”馬先生笑着對我說：“Yes, Matteo Ricci will bless me and you！（是的，利瑪竇也會保佑您！）”

利瑪竇與中國情懷

。以我們的方式建造住房的夢想。

馬格里奧庫勒*

公元 1583 年，利瑪竇進入肇慶並建造了中國第一幢歐式風格的住房。現在，我着手重建這幢住房以及從肇慶之後直到北京利瑪竇在其它地方所建住房的虛擬模型。雖然在討論這方面的問題和查閱相關文獻的過程中無疑會遇到麻煩，但有利於開啟一個研究中國歷史的新視角，讓歐洲人和中國人瞭解中國那一段曾經在封閉中逝去的歷史。

上個月，我獲悉肇慶正在籌辦“第一屆利瑪竇與中西文化交流學術研討會”，感謝意大利駐廣州領事館告訴我這個消息。這是一個意外的資訊，時間急迫，我來不及完善利瑪竇肇慶住所虛擬重建的研究，這一創造性的研究工作激發了我去瞭解其它許多東西。因為瞭解不足，我在研究初期並不順利。瞭解利瑪竇以及他與中國的關係差不多花了我一年的時間。身臨其境去看看那些地方成了我的一個“情懷 (desire)”。真想同中國人民建立某種關係和進行對話的話，可能要把把握住一些東西。中國歷史上發生的改變對我的研究來講很重要。我拜訪過一位在意大利工作過的中國人，他是一個與意大利和中國人都共事過的人。我與這位中國人共處過一段時間，感到很愉快。但我的中文水準仍然很差，聽不懂也不能深入表達我的思想。那麼我內心的感受怎樣才能表達給你們呢？但需要表明的是，不要去抹殺對中國過去的記憶，而是應該將曾經發生過的改變重建。我曾經諮詢過熟悉中國情況的專家如何去研究在中國曾經出現過的那些建築物。有人告訴我說留下的證據很少了。但

我還是覓得了一些蛛絲馬跡。事實上，我在意大利出版的一些書籍、雜誌以及其它印刷品中，發現有很多作品是由在中國默過的人寫的。我讀過馬可波羅 (Marco Polo) 的遊記，讀過利瑪竇 (Matteo Ricci) 的劄記以及 Giuseppe Castiglioni 等人的作品。在這些人中，我覺得利瑪竇最值得關注，因為他是確證無疑到過中國的人，而且肯定他在肇慶建築過充當教堂用的房子。於是我開始思考那座房子的質料樣式和外部形象。我認真閱讀利瑪竇的作品，思考他們在那個歷史情景中是如何建築那個教堂的。在這些基礎上，我開始形成了一個假定的圖案，畫出了一個框架，裡面滲透了我的想象。畢竟，我自認是一個富有想象力的人。許多人向我提出了建議，也有一些反對意見。因此，我覺得我的工作仍然存在許多不確定的東西。值得肯定的是，這些工作的完成為思考下一步的虛擬重建那個教堂提供了可能。一旦房子建設好了，我們就能身臨其境去體驗，它的出現將超越純粹質料的存在。這份歷史遺蹟具有更多的價值內涵。因此，我此次到來並不是要講我已經把建設房子的各方面設想都已經準備好了，而是要陳述我正在醞釀的工作，因為探討是需要時間的。我將把我收集到的和綜合思考過的東西寫成一本書，一本讀起來通順流暢的書。我的諸多考察將能夠回答我遇到的所有疑問。

我一直在懇求各地的人們支持我的研究工作，尤其希望肇慶人能理解我。我的聯繫人遍佈全世界，從意大利 (包括 Macerata, Naples 和 Rome) 到葡萄

*馬格里奧庫勒 (Francesco Maglioccola)，意大利那不勒斯 Parthenope 大學教授，專業建築師。

牙 (Lisbon 和 Coimbra)，從澳大利亞到美國，乃至中國。我遊歷了書中提到的利瑪竇到過的所有地方，我遊歷了利瑪竇出生地 Macerata 和逝世地北京。他作為一個藥劑師，一個普通的意大利公民的兒子，成為一個在中國歷史上不可忽視的意大利人。北京千禧紀念堂記錄了利瑪竇的事蹟，這是一種確定無疑的承認，這更是一種鼓勵，鼓勵人們沿着他指引的方向前進。利瑪竇的中國“情懷 (desire)”得到圓夢，而是在現在的北京。他的願望是在北京建一個定居的房子。開始是想建一個我們的西式房子，結果超越了我們的類型，甚至超越了所有的類型。

我想重履他的足跡，從開始之地到他安息之地。我不否認你們的一些關於利瑪竇的第一間房子的考慮和意向。肇慶的那間房子，代表着許多個第一：第一所歐式風格的建築，之前還有着將地理工程技術應用到民用建築的基礎；第一個歐洲文化傳播中心；第一個歐式圖書館；第一個自鳴鐘生產中心；第一個介紹歐洲油畫到中國的地方。生產地往往還意味着是展覽地。地圖的製作凸顯了肇慶的特殊地位。這樣的小事數目很多，它們意味着一扇通往歐洲大陸的門被打開了。

在這些房子裡，他們開始收集中國的資訊。連貫的科學的做法代替了過去歐洲人流傳的片面的認識和



馬格里奧庫勒到崇禧塔訪古留影

胡思亂想。我之所以與肇慶的那所房子建立了一種關係，它是一條將我和中國聯繫起來的紐帶，是由於我希望將房子重新建立起來，而且我是一個建築師。建築這個房子對我而且對其他人都有益，這將是一個大的福祉。建造他人曾經建造過的房子將使人意識到一個社會生活中特定時期的某種象徵。因此，建造一個房子是傳達一個信號：尋找一個小小的空間的意願，它似乎不大可能，但體現了我們的“情懷”。這事情發生在四百年前，而我現在試圖建造一座新的。這不是一個輕易的理念上的說服，而是一個簡單的肇慶利瑪竇故居的重建事件。它將昭示，某種失去的東西並沒有被完全抹煞；反之，恢復某些被保留着的東西是可能的，無論這些東西是在地域上還是在記憶裡，多

年以後仍然可以在某種社會化的過程中重新恢復其昔日的活力。今天，人們知道對話又開啟了。人們可能見到了一個標誌，可能找到了一種意志的力量，這種力量被證明是一種建設性行動的力量。一幢建築不僅僅意味着磚頭木頭，還是一個開啟討論的場所，一個可以用作陳述高見，規劃遠景，訴訟紛爭和增進瞭解的場所。

帝國封閉已久，僅僅留下一個幾乎不能再小的通道口。謝謝這次起源於遠方的一次小小的喚醒行動。這個行動歷盡艱辛，這個行動不夠流暢，它時斷時續，時遠時近，但還是留下了一條痕跡。這條依稀的痕跡帶着西方走向東方，也帶着東方走向西方。簡樸的一個空間它具有複雜性，它標誌着一個時期的結束，又標誌着一個時期的開始。在這個空間裡利瑪竇實踐了西方的建築技術，而後又進入另一個實踐領域：*makes China*（作者借製造瓷器寓意改造中國——譯者）。我們可以認為，這個空間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結束。這個外形美麗的房子有一個淒涼的結局。我在這裡強調的是，我的工作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重建。對於我而言，這個建築是有意義的，它在同一個地點表達了藝術的存在和先進的知識。處在這個建築的氛圍中，其他人能理解它的文化意蘊。它體現的不僅僅是天才和技術，更是一種博愛的精神。在肇慶重建這個房子將使得這種知識有一個切近的源頭。

這將或多或少成為一個面對你們而存在的知識載體。成功重建利瑪竇的房子將標誌着一種端莊真誠的氣度（*modesty*），這種氣度四百年前曾經存在過。具有這種氣度的人同時還將發現：置身於利瑪竇的房子裡，置身於這個由西方人將自己介紹給東方的第一座建築裡，可以體會利瑪竇的情懷。

正如那個曾經在那所房子裡闡述自己見解的著名人物一樣，我將我的形成已久的印象、思想在這篇文章裡釋放出來，一吐為快。

我想以以下的話語來結束我的這次陳述：我來到這裡是希望你們幫我重建這個房子。同樣地，我還要將利瑪竇建造過的和住過的所有的房子建起來：肇慶、韶關、南昌、南京和北京。而肇慶的房子是第一目標。你們可以幫我將所有的房子重建。風已經抹平一切，現在已經吹過去了，你們是有能力重建的。我幫你們收集種種資料，但你們應該開始行動。我等着你們允許我加入你們的工作隊伍。我不知道你們是否明白了我的話，因為英語不是我的母語，而我沒有讓人將我的話翻譯成（好的）英語。我想講漢語，但缺少漢語環境，恐怕我不會成功。我希望你們用中文和我交流，讓對話持續下去，情況可能會有所改善，然而無論甚麼語言也難以表達我對各位的感激之情。

何凱文譯

【譯後記】譯完這篇文章後，我覺得有兩點意見須要向讀者諸君作一個交代：

1) Francesco Maglioccola 先生的這篇文章是用英文寫的。在他來肇慶前，馬先生沒有相關的文字準備，但在他來華幾天之前，按照組委會的要求，需要馬先生留下一些用英文寫作的文字資料，以備會議結束後出版論文集之用。故他在短時間內急就了一篇文章〈利瑪竇和中國情懷〉。這篇用英文急就的文章可看見以意大利語為母語的 Maglioccola 先生的英文寫作水準實在不敢恭維，因為它充滿了文法上的錯訛，嚴重影響讀者理解。

2) 原先以為馬先生將在 2006 年 12 月 9 日的會議上宣讀此文。在 8 日晚上，為了理解這篇文章，我特地請求馬先生給我用簡單的英語通篇一句接一句的解釋一遍，這樣我才瞭解了每句的大意和通篇的主旨。故現在這篇文章是在與馬先生進行了較充份的交流的基礎上試譯出來的。但由於時間已經過了幾個月，對某些句子的理解肯定會有記憶誤差，但我還是在不與文章整體相違背的前提下盡量翻譯出來。可見，這篇譯文是以意譯為主，故請讀者諸君在讀譯文的時候，大體理解其主旨即可，惟望觀其大略，不必扣緊細節。